

憶舊游之五

· 舊侶 ·

一九七〇年三月某日

履險萬丈瀑 駭浪歸船

也算得是「禍不單行」吧！九年前這一天連履兩險，然而兩者皆能化險為夷，無形中倒給我上了難忘的一課。時至今日，每逢碰上近似的境況，例如烟雨濛濛巨浪滔天的日子，難免心有餘悸，然也未嘗沒有逃出生天者那種古怪的幸福感，至於「幸福」所指為何，則連自己已解釋不來了。

一條又新又大的遊艇，不過坐上四十多人，顯得又冷落又舒適，看來虧本勢所難免，這得埋怨老天，一連幾個強勁東北風的日子，把雲從不知甚麼地方送來，陰沉欲雨，不宜遠行。我們的目的地是嶼西雞籠角，船家爲了逃避風浪，先是緊靠臺灣沿岸航行，直到過了汲水門，才轉向而西，多走了不少海程，卻也不叫人無聊，那時自己閱歷尚輕，看到嶼北深深淺淺

淺的海灣，樹綠草青的景色，清冷脫俗，驚爲世外桃源，或而跟船家指點聊天，其實這三個輪流掌舵的人，也是初臨本區，好奇的心情和我們不相上下，我幾乎懷疑，他們說不定還是頭一次做這門生意的呢！內子只顧蒙頭假寐，似是與意索然，不覺已是中午時份，接近大澳。

將軍石斜倚岸邊，頭小臂寬，身披盔甲，倒也引起初睹者喧鬧一場，後來就換作嶼西的荒涼景色了，一時船臨鷄籠角，迎面黃水滔滔之外是一條傍海村落，散置好些屋宇，樹木田畝很多。陰天下只覺一片濃綠，直連結着那雲村霧鎮的後山，頗爲引人入勝。

我們的原意是登岸越村上山，然後繞過萬丈瀑、悟園、慈興寺等地方，終點大澳，可惜任你用擴音器怎樣叫喚，村中總是寂然，誰願意在這種風浪中冒險駕艇來接呢？其實我極目所視，一點看不出有小船這類東西，村裏沉靜非常，原來灘間幾個嬉水兒童，也不知躲到那兒去了，天色暗濛，船搖不定，彷彿眼前是一條幻景的村。

領隊只好着令船家掉頭，轟轟然直駛大澳，只有十二個人願作萬丈瀑之行，過渡穿村，微雨瀟然正下，到處是一片惱人的潮濕淋漓，我們倆因爲披衣略有遲延，沒想到小隊人已經遠遠走在堤上，海空爲景。堤內平靜無波，襯幾叢幽美的水草，儼然一幅人在天涯的水墨畫。我不禁看得呆了。

堤盡登山，都是傍坡而行，兩旁樹密草長，因此雨水不但飄到臉上，又從葉間拂濕衣衫，叫人十分不好受，這一帶我是初訪，境況陌

豈有豪情似舊時—— 從火焰樹到鳳凰木

今年春天來得極早，又是一落盡刺桐花，寒無力」的季節。繁花如錦的香港，有資格取代廣州「花城」的美譽。祇是香港人有幾個能有「看盡洛陽花」的雅意，錦繡豪華紙醉金迷的生活，又何嘗不多采多姿。也不盡是因爲沉醉繁華，或由於實在緊張所致，大部份人——包括筆者，事實上難有此閒情。

在崇基書院「勞動光榮」草地上，一株火焰樹，驚采絕艷的顏色如在大樹身上燃起無數

火頭——但又從無一種火焰會如此嬌艷動人。香港美麗的花樹多數是高大喬木，開著豪情壯采的花朵迎接春風。木棉落盡與「火焰」黯澹下來，如彤雲蓋頂，紅透半邊天的鳳凰木燃燒起來時，夏天又到了。這種驚心動魄的顏色曾染透我少年的夢境。

常入夢來的花還是杜鵑，但決不是花園上爛漫如錦，紅、白、宮粉、黃色相雜的杜鵑，而是蛇尖高崖上，馬鞍山草坡上，濃霧裏偶然的一點花紅，迷離隱約，若近若遠。

杜鵑花的生命力極強，曾折下兩個花蕾，養在寫字樓間一個小瓶裏，兩週來她盡了開花



露營奇遇記

(二) 回到了中古時代

燈芯絨營帳造起了，在北風怒號的聖誕節，幾個毛頭小子終於踏上了征途，目的地是浪茄。當日大網仔至北潭涌仍是水泥鄉徑，柳暗花明。在復興橋小休時已感到負擔太重，有點吃不消，事實上，四個人中，也祇有我有過一次露營經驗，地方又不熟，整個計劃都在少年衝動的熱情下安排，吃盡苦頭是意料中事。

臥在橋邊草地上，不意一個古裝美人，騎在駿馬上，走過身旁，馬蹄踏得橋上石板喀喀作響，竟疑夢迴古代。後來弄明白，才知道邵氏公司正在涌口拍攝武俠片「玉面飛狐」。這個美麗的錯覺，開展了幾個少年遙遠的想像，仿如此次露營的序幕。在我而言，又仿如十多年來任性不拘的漫遊生活的序幕。

漫漫長路，到達沙咀村口，太陽已落在背後，於是入村問路，屋中出來一個老人，半邊會爲火燒傷的臉，伸出沒了手掌的手臂指著去路熱情地用土語對我們說：「你們去浪茄？浪茄有鬼！你們不怕？」寒意直襲心頭，但我們仍沒有放棄初衷，硬著頭皮作別老人前進。後來才知道此老人便是年前浪茄村長，因爲魚炮炸傷，至成如此恐怖樣子，而浪茄村亦因村民遷走而廢置了。（未完）

的責任，才枯萎。我在小瓶旁貼了魯迅的詩句：「豈有豪情似舊時，花開花落兩由之。」今日再回味這兩句詩，嘆出了辛酸苦澀的味道來。

生，只覺得山路綿長，好久才路盡下灘，浪聲如吼，潮湧上岸，樹後有小屋兩間，木橋一道，開出幾畝蔥田，闌無人跡，忽而領隊又將隊伍帶進了山，約十分鐘，便到了水嘍嚕。

領隊說，每逢雨天，瀑水傾注入潭，如雷响鼓鳴，遠處可聞，故謂之水嘍嚕，我於是側耳細聽，果見轟然之聲激於空際，然而它非來自此潭，而為山下之潮聲。

我們沒有下潭，便在莽莽的山坡間尋覓路徑，亂鑽一通，總算抵達蓄水池，位置已相當高，雨霧陣陣吹來，到處充滿寒凍之氣，朦朧中但見山水灌注入池，激起大片水花，兩邊山勢如牆，直沒入雲中，十分險峻，左畔有梯級十餘，上而至萬丈瀑。

萬丈瀑到底是指整條澗，還是指眼前這一塊平澗拔起的、突兀巖巖的地帶，領隊也說不出個所以然，但我驟然在雨中來臨，卻深感它名不虛傳。

兩邊山勢狹窄深入，已經壓得人透不過氣來，忽然前面湧起一道天梯，黑黝黝的岩石在雨中發出烏金似的暗光，水四面八方跳蕩下來，喧鬧着在我們腳下亂闖，兩本來相當大了，石滑得像抹上油，我實在想不透怎樣上去，但領隊卻不知難而退，不久之後，強攀執行，隊中不乏老馬之輩，一開始便告危險百出，迸發一連串的驚呼聲，這一段費去不少功夫，終於越過瀑頂，想不到其上又現一潭，有雙瀑如倒置「八」字，環境本來極端昏暗，這兩瀑恰似白龍探首雲端，水花和着霧氣滾滾而來，將眼前攪得一片混亂，蒼蒼之聲扣人心弦，領隊宣佈將要克服最後一道難關。

這之上的陡坡開頭給人的印象也不如何特別，不外小樹枯草，點綴在崩裂的巨岩之間，然而不久我就發覺事情不好辦，因為石面過份濡滑，形成踏脚處相距太遠，對兩腿長度不足的我是個很大的難題，不止此也，那討厭的斗篷，總是在腳下拖拖拉拉，加倍製造着困難，不過我仍然不大經心，而且專揀險要的地方爬，這大概是好勝心在作祟吧！果然這要不得的心理幾乎要了我的命。

當時，我們向峭壁上升幾十呎高，說不定有上百呎，來到一塊橫亘的大石之前，梁已經在較上一層，他伸出手，眼見這塊石也沒甚麼出奇，旁邊有小小的落腳點，我裝做沒注意他的援手，左手按上石面，右腳向稍為突出的地方一蹬，忽然之間腳下一鬆，上面的手不能把住，心中暗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整個人就像吊車似的往下滑，我身上繫着頗重的背囊，助長下墜之勢，只見石痕在眼下向上飛，和面部相距不過幾寸，內心似乎一片空明，卻又會想到即將發生的粉身碎骨的味，但年餘的爬山經驗到底發生作用，我拚命往前俯，兩手全力的抓，突然有東西在腳下一擋，下落之勢奇跡似的停住了，一棵小小的救命樹，將我舉在峭壁半腰，下面到底有多深，一時之間沒機會去細看了。

其實這不過是指顧之間的事，我已經站直身子，先檢查身上的創傷，發覺除了左手有點血痕，左腿有些疼痛之外，似乎沒甚麼大問題，立即回到大石上邊，梁似乎埋怨我不接受他的援手，內子則嚇得面青，我很難形容當時的心情，好像很驚惶吧！卻又似坦然，總之那種

志心不安而且帶點空洞麻木的感覺和其他意外逃生意是無大差別的。

此刻人人自顧不暇，雲霧又將周圍弄得一團糟，有誰留意到他們之中有一個剛剛逃出了鬼門關呢！

爬過最後一段陡坡，三個人在風雨中呆了好一會兒，才看見兩個小伙子從霧中鑽上來，告訴我下面的人都要用繩拉，冷漸漸成為我的新敵人，雨濕衣單，驚魂未定，不由自主瑟縮莫名。

山上的能見度大概一百呎，逐漸集合起來的人串成一列，由帶隊的摸索前行，探路人從遠處不時發出哨聲，像怪鳥互鳴，漸至斷續難聞，我們催緊腳步去尋，地面枯草刷刷有聲，鞋中水咕咕的叫，本來狼狽不堪，然而危岩已告跨渡，山勢平順得出奇，轉危為安的輕鬆感覺，似乎佔據了全身。

一條灰沙小道從霧中顯露，宣示危機已確實與我們無關，現在的新問題是風雨正在加強，唏哩嘩啦地催促我們走過能任亭和凌風亭，滑落那留不住足的大斜路，然後大澳區的烟樹波光，像捲開一幅色彩淡薄的圖畫，從蒙蔽了一天的眼簾之中，冉冉出現。

大澳小食檔為我們安排了今天最快意的享受，魚蛋粉麵，油菜魷魚，無不大受歡迎，一行人幾乎將檔間為數不多的食物掃光，待走到碼頭，船已泊岸，暮色轉濃，另一行友遊龍仔歸來，看情形待遇也不佳，大多數帶着一臉狼狽相，而船也轟轟然向着慘澹的海面駛出去了。

這本來是安全的歸程，換過乾衣的我更感

到溫暖和滿足，記得當時內子正在盤算吃一頓怎麼樣的晚餐，有誰料到，這天更驚險的一幕，便要來臨，一直到如今，我仍然認為那個驚險的程度不但空前，而且至今我還沒找到可以比擬的第二回呢！

原也知道船的速度很高，隨着船身的顛簸，耳中貫滿了浪濤混合着機器的噪音，跟着情形是如此劇烈駭人，船忽而像瘋馬似的駕浪狂馳，真要視波濤為山嶽，風浪從左右兩舷沖來，船有若搖籃，毫無規則的兩邊扭動，有時像碰上礁石似的全船跳起，人們來不及轉念頭，已成爲滾地葫蘆，驚得目瞪口呆，背囊之類的東西更像長了腿似的在甲板上亂跑，只一個回合，我就心裏作悶，大澳的魚蛋粉一個勁兒打算向外奔，有幾下尖叫之聲，大多數卻異樣地噤若寒蟬，在大海暴怒之前，有誰敢呻大氣。

就在這件事的前幾天，順昌號沉船担杆山，這似乎是個不好的象徵，我們不期然担心自己的安全，淹死那一種可怕的滋味，一定罩上許多人的心頭。

此時海上一片漆黑，舷外白浪滔天，船繼續瘋狂而進，爲甚麼要開得這麼快呢？聽說船家海程不熟，是在追趕遠處的燈光，有時一個大浪撞來，船劇烈的一拋，掌舵的立即關掉馬達，然後隨着來回激蕩之勢再開動起來，轟轟發發之聲，和船後亂捲的烟霧，構成了恐怖的景色。

我緊抱木柱，頻頻看錶，估計一個鐘頭，便應駛抵汲水門，危險的情形才可避過，於是不斷朝前搜索青山道上的燈火，但每次的希望，總是給橫掃過甲板的水花所擊破，時間好像無限的長，四週漆黑如舊，但人們究竟學得了

乖，羣附在船中央一張安緊了的大木枱，一層的互相扣持着，慢慢結成了一個大堆，這件事不但避免變成大球，而且爲船隻造成一個重心，對船身的穩定不無補益，其時更多的人嘔吐，有的暈得昏昏昏迷，似乎不省人事，上天的刑罰到底熬過去了，船終於逃進汲水門，幾個人跑上舵房，只見那裏燈破門裂，雜物亂七八糟，船外微光映着三個面青唇白的船家，顯然恐慌未過，本來打算質問一番，責備幾句，當看到這劫後餘生的情形，既然有驚無險，追究也是無用，反而禁不住相視苦笑。

後來和友輩談起，識者言乃碰到「打石湖」，是珠江口外一種怪風異浪，嶼北常有發生，昔日舟小，慘劇時間，我們經歷的到底是不是「打石湖」，無從証實，反正噩夢已告過去。

